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五十三回 用非刑敬宗行毒 傳聖詔偉之盡忠

卻說劉偉之聽了許敬宗一派言語，高聲罵道：「汝這欺君附賊的奸臣，汝敢用刑拷誰！先皇在日，為汝所欺蒙，致將王皇后廢立，現在太子在外，聖上年高，不思天下為重，竟敢依附武黨，陷辱大臣。我偉之未曾奉旨革職，汝何敢擅自用刑！」許敬宗聽了此言，登時怒道：「你道汝未經斥革，本部院因為同你一殿之臣，故爾稍存汝面，既然如此，且將聖旨請出，使汝明白。」當時起身入內，果然捧出一道聖旨說：「劉偉之結黨同謀，案情重大，雖經交許敬宗審訊，獨恐他抗官不服，抵賴不供，著將原官革去。如不吐供，用刑嚴審。」劉偉之聽他念畢，更是大罵不止。許敬宗在上怒道：「汝究竟供與不供？汝此時既經革職，便與小民無異。欽定非刑，俱在堂上。」劉偉之道：「誤國的奸臣！我劉某也非想貪生之輩，今日生死雖難預知，若想刑求，為汝這班狗頭，在宮獻媚，忍那謀逆之名，雖刀鋸鼎烹，也無半句言語！本學士忠心赤膽，舉國皆知，汝等將唐室山河，斷送在他人之手，一旦身首異處，惡貫滿盈，有何面目見先皇於地下乎？」許敬宗為他罵得無言可對，不禁腦羞成怒，也就喝道：「本部院奉旨承審，若想逃過此事，也不知道我的手段。左右快取刑來。」兩邊齊聲答應，早將一個火盆，端在堂上，紅光高起，火燄騰騰，一個人取了一個鐵鍋，頓在火上。敬宗道：「劉偉之，可知道這刑具不比尋常，若能認了口供，免卻目前之苦。你看這裏面，乃是錫質煉化，沾上身軀，頃刻將流泡起。」劉偉之復又罵道：「本學士死且不懼，豈畏這私刑！但汝虐害忠良，須保武氏求掌大權，方得保全首領。一日新君嗣位，恐汝這孤群狗黨，明正典刑，刀鋸鼎烹，免不得萬年遺臭。」許敬宗見他仍然不屈，忙命眾人施刑。早有一班人，如狼似虎的惡差，將劉偉之的衣袍撕去，兩手綁在背後，一人取了個小鐵勺子，在鐵鍋子內，取了一勺子的熱錫，先在劉偉之的肩背上倒去。只聽見他大叫一聲，那熱錫自上至下，直流至谷道前面，但見一股青煙飛起。在公案面前，再將偉之身上一望，那一路皮肉，已焦爛萬分，鮮血淋漓，漿水外冒，劉偉之已燙昏過去。許敬宗在上面看得清楚，向他笑道：「你平日與老狄同聲附和，見我等眾人如肉上之刺，眼中之釘，今日叫你知我利害。」隨命人用醋汁倒於炭上，將劉偉之的扶起，受了這酸醋的煙氣，停了一回，依然大叫一聲，復行甦醒。見許敬宗坐在堂上冷笑不言，偉之不禁丹田起怒，大罵喝道：「我劉某身受無辜，為這奸畜誣害，皇天後土，鑒我忠心！武后穢亂春宮，革命臨朝，僭居大統，汝等不知羞恥，諂媚婦人，致令武氏黨人，把持盤據。本學士也不思活命，且同你拚個死活存亡，好見先皇於地下。」說著摔開眾人，奮勇上前，來奔許敬宗揪打。許敬宗雖是文士，兩膀卻很有膂力，深恐遭其毒手，隨即起身向後便走。哪知劉偉之拚命來鬥，早將公堂上方硯臺，搶在手內，對定許敬宗腦門一下打來，許敬宗不防用這物件，趕著偏轉身軀，欲想避讓，額角上早中了一下，登時一個窟窿，血流不止。所有堂下的差役，見本官為欽犯所傷，也不問偉之是好人，是壞人，端起大鍋，向偉之身上一潑。偉之正是想揪著許敬宗，同他扭結，猝不及防，渾身上下為熱錫澆滿，登時痛入骨髓，兩腳在地下，一陣亂跳，把個皮肉身軀，如在油鍋之內，當時鮮血淋漓，露筋露骨，要想有一塊好肉，也萬難尋出。只見他大叫連聲，倒在地下。

許敬宗見他倒栽地下，自己雖已受傷，也不好再擺佈，命人將偉之抬往裏面，自己將綢子紮好。命人先到武三思府中打聽，問三思在家與否，自己便在書房做了一張假供，使人騰清。那個打聽的家人，已來回信，說武三思正在府上，候此地的信息。許敬宗聽了此言，便乘了大轎，來到武三思府上，直入書房坐下。

此時武三思正與武承嗣相議，欲想藉此事為詞，便將狄仁傑誣害，聽說許敬宗前來，兄弟二人，同至書房裏面。忽見許敬宗面帶損傷，當時笑道：「老許今日是喜歡極了，連行路皆不留心，致將額角裁破。如此升了宰相，豈可將頭顱跌破？」許敬宗道：「人家為了劉偉之之事，吃了如此重苦，你還是取笑。可知此事，須要令老狄不知。現在雖已將劉偉之用了非刑，已經離死不遠，不趁此時商議良策，火速將劉偉之置死，不然，隨後之禍，更不得了。因來此斟酌，你們二人之中，須得一人就此入宮，得一道聖旨出來，將劉偉之之事完畢，明日早朝，狄仁傑曉得，那時已身首異處，他也無可如何。」武三思聽了此言，說道：「果然妙計，這事仍令承嗣前去。」當時便將許敬宗自擬的假供。取來放在身邊，著便服入宮而去。

武后連日因各事煩集，皆不如意，只得與張昌宗飲酒為樂，聽見小太監啟奏說武承嗣前來奏事，忙召他進來問道：「汝深夜前來有何事奏？」承嗣道：「只因早朝，聖上將劉偉之等人交刑部審訊，雖知偉之實是謀逆不法，為敬宗用刑拷問，招了這供。自知罪無可放，竟敢在法堂用武，將許敬宗頭顱擊傷，因此敬宗不能上朝，故請臣進宮入奏。請陛下獨斷施行，趕傳密旨，將他正法。不然為狄仁傑知悉，勢必釀成大變。」武則天聽了此言，不禁怒道：「狄仁傑自升巡撫，寡人因他是先皇老臣，性情剛直，凡事皆優容之，乃竟不知報效，結黨橫行，殊非意料所及。」當即傳旨：「先將劉偉之在刑部賜死，餘黨俟明日早朝再核。」武承嗣得著此言，隨即出宮，飛馬到了刑部。許敬宗已早回衙，在大堂等信，見武承嗣匆匆而來，口傳接旨，許敬宗當即設香案，命人將劉偉之的提出，將聖諭宣讀已畢，劉偉之此時已如死人相仿，渾身無一處完膚，聽得許敬宗宣明聖旨，不禁兩眼圓睜，高聲罵道：「汝等這班誤國的狗頭，誣奏朝廷，害我本學士，劉某在九泉之下，待汝對質！」說罷大罵不止，許敬宗仍是一言不發，但命人取了一條白綾，遞與偉之。偉之取在手中，自縊而死。武承嗣隨命人傳信報他家屬，說他謀逆不軌，賜死天牢。本應暴屍示眾，主上加恩，著令家屬收屍。頃刻之間，偉之家得了此信，自是號陶痛哭，以便收拾呈報。

且說狄梁公正在衙中觀書，忽見馬榮匆匆進來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小人方才出去巡夜，聽說劉大人，為刑部私刑拷問，將周身用熱錫澆爛，逼出口供。命武承嗣稟知武后，已將劉大人賜死，現在報知家屬前去收屍。如此一來，不知蘇安恆等人，若何處置。」狄公聽了此言，不禁放聲大哭道：「劉學士，你心在朝廷，身罹刑戮，這也是唐室江山，應該敗壞。總之有狄某一日在朝，定將汝這無妄之災，伸雪便了。」當時大堂上，聽得已交三更，他也不去安歇，隨在書房，將所有的公事辦清，自己穿了朝服，上朝而去。

卻說武承嗣在刑部見劉偉之已死，心下好不歡喜，向著許敬宗道：「這廝自謂忠臣。平日將你我絕不放在眼裏，私心妄想，欲請武后退位。昨日金殿上獨敢如此說強，豈不是他自尋死路！但是他一人雖已除去，惟有老狄在朝，□分不妥，明日早晨能再將元行衝等人如此這般，奏明天子，那時一併送了性命，然後再擺佈老狄。將這乾人盡行除絕，嗣後將廬陵王廢死，這一統江山，便可歸我掌握了。大人能為我出力，隨後為開國元勳，也不失公侯之位了。」許敬宗本是極不堪的小人，見他私心妄想，也就附會了一番，把武承嗣說得個不亦樂乎，如同自己做了皇帝一般。交到四更之後，但聽見劉偉之的妻子等，又在大堂，哭一番，罵一陣，皆說是許武二人，殘害忠良，有日惡貫滿盈，等斬首之時，定將他五臟分開，為鳥獸爭食。許敬宗雖聽見，如耳聾一般，反而大笑不止。兩人不知不覺，脫去官服，樂不可支，直至五更，方由衙門出來，上朝而去。到了朝房，見文武百官俱已齊集，許多人見他進來，皆起身出迎，齊聲問道：「許大人承審案件，聞已訊明，奉旨賜死。設非大人的高才，何能迅速如此！」

許敬宗當時並未見狄公在坐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